



唐書  
四十四



リ伊 8  
1.795  
258



1735  
258

藩鎮鎮冀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唐書二百十一

李寶臣字為輔本范陽內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張鎮高畜為假

子故冒其姓名忠志為盧龍府果毅常規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  
盡殪乃還為安祿山射生從入朝畱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祿山  
反遁歸更為祿山假子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翹挾以  
出追兵萬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土門以扼井陘事安慶緒為恒  
州刺史九節度師圍相州也忠志懼歸命于朝肅宗即授故官封  
密雲郡公史思明度河忠志復叛勒兵三萬固守賊將辛萬寶屯  
恒州相倚角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義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挈  
恒趙深定易五州以獻雍王東討開土門納王師助攻莫州朝義  
平擢禮部尚書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鐵券許  
不死它資與不貲賜姓及名於是遂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馬

新定圖書

此係八明治  
卅八年八  
月廿八日  
卅八年八  
月廿八日  
卅八年八  
月廿八日

新定圖書

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亾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  
李正已梁崇義相姻嫁急熱爲表裏先是天寶中玄宗冶金自爲  
象州率置祠更賊亂悉毀以爲貨而恒獨存故見寵異加賜實封  
始寶臣與正已素爲承嗣所易其弟寶正承嗣壻也往依魏與承  
嗣子維擊毬馬駭觸維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寶臣寶臣謝教不謹  
進杖欲使示責而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乃與正已共劾承嗣  
可討狀代宗欲其自相圖則勢離易制卽詔寶臣與朱滔及太原  
兵攻其北正已與滑亳河陽江淮兵攻其南師會棗彊椎牛饗軍  
寶臣厚賜士而正已頗敵軍怨望正已懼有變卽引去惟滔寶臣  
攻滄州歷年未下擊宗城殘之斬二千級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  
遣高嵩巖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巖逸所  
執將四十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遂降洛瀛當是時河

王  
南諸將敗田悅於陳畱正已取德州欲頗窮討承嗣懼乃甘言給  
正已正已止屯諸軍亦莫敢進於是天子遣中人馬希倩勞寶臣  
寶臣歸使者百縑使者恚抵諸道寶臣顧左右愧甚諸將已休獨  
武俊佩刀立阼下語之故武俊計曰趙兵有功尚爾使賊平天子  
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耳曰奈何對曰養魏以爲資上策也寶臣  
曰趙魏有釁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爲父子歎唾間耳  
朱滔屯滄州請禽送魏可以取信寶臣然之先是承嗣知寶臣少  
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讖者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玉氣  
寶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帝謂寶臣  
與正已爲二而陰使客說曰公與滔共攻滄州卽有功利歸天子  
公于何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  
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讖

會遂陰交承嗣而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寶臣謬謂滔使  
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乎滔卽圖以示之寶臣置圖射  
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欲劫  
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瓦橋  
敗衣佗服得脫禽類滔者以歸承嗣承嗣知釁成還軍入堡使人  
謝寶臣曰河內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誠吾戲爲耳寶臣慙而還俄  
進封隴西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寶臣晚  
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卽殺骨鯁將辛忠義盧  
俶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貲衆乃攜貳寶臣  
旣貯異志引妖人作讖兆爲丹書靈芝朱草齋別室築壇置銀盤  
金匱玉笋猥曰內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衆莫  
敢辨者妖人復言當有玉印自天下海內不戰而定寶臣大悅厚

賚金帛旣而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寘堇  
于液寶臣已飲卽瘖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悉誅殺妖人時建中  
二年也遺表請以惟岳領軍詒書執政諉家事歸節於朝詔贈太  
傅

惟岳少爲行軍司馬恒州刺史寶臣死軍中推爲畱後求襲父位  
帝不許趣護喪還京師以張孝忠代之田悅爲請不聽遂與悅李  
正已謀拒命府小史胡震私人王他奴等專畫反計府屬邵真泣  
曰先公位將相恩甚厚而大夫違命縲絰中愚固惑焉魏近且與  
國不可遽絕絕之速禍請厚禮遣其使徐更圖之齊遠而交疏不  
如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宜許惟岳寤使真  
作奏震與將吏議不可惟岳又從之其舅谷從政豪俊士也切諫  
不納於是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天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惟

岳盡赦吏士購惟岳首有賞惟岳與滔戰東鹿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東鹿田悅亦遣孟祐來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卻滔續帛爲狻猊使壯士百人蒙以譟趨惟岳軍馬駭軍亂因大敗火其營去於是深州日急悅亦嬰城矣惟岳懼召真議遣使詣河東馬燧令其弟惟簡見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誥身朝京師孟祐知其謀走告悅悅便扈宓來讓曰敝邑暴兵本爲君索命節豈爲叛逆耶雖見破於馬燧而感激士大夫乘城拒守以爲後圖今君信邵真讒間欲歸悅之罪以自瀆蕩何負而然不則遣祐還軍無遺王師禽若能誅真以徇請事公如初惟岳懦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裾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持維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

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真以謝悅明日復戰又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益困乃付牙將衛常寧兵五千而俾王武俊騎八百攻日知武俊才雄素爲惟岳忌及師行謂常寧曰大夫信讒吾朝不圖晏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恒矣將以身託定州張公安能持頸就刀乎常寧與副李獻誠曰君不聞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畀之觀大夫勢終爲滔滅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不如捷張公可歸也武俊然之惟岳使要藉官謝遵至武俊壁議事武俊與謀使內應至期啓城門武俊入殺人廷中無亢者乃傳令曰大夫叛命今且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裨校任越牽惟岳出縊之戟門下并殺鄭誥他奴等數十人使子士真傳首京師帝盡赦其府將士給部中租役三年真始事寶臣掌文記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其息

呂擢冀州長史常寧在武俊時用事爲內史監其後謀亂誅惟岳  
異母兄惟誠尚儒術謙裕寶臣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  
不肯當其妹妻李納故寶臣請惟誠復故姓而仕諸鄆爲納營田  
副使四爲州刺史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票士百餘奉母鄭奔  
京師帝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  
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  
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  
更七戰得及行在帝見厚撫之拜太子諭德討賊有功帝徙山南  
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蓋屋西間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  
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  
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塵起帝憂惟簡登高曰渾瑊以騎來城至遂  
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還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形凌煙

聞

閣賜鐵券憲宗時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長史萬國俊奪與平民田  
吏畏不敢治至是訴於惟簡卽日廢國俊以地與民出爲鳳翔節  
度使市耕牛佃具給農歲增墾數十萬畝卒年五十五贈尚書右  
僕射子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事敗主幽  
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弟銖好學多識有儒者風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開元中與饒樂府都督  
李詩等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武俊甫十五善騎射與張孝忠  
齊名隸李寶臣帳下爲裨將寶應初王師入井陘武俊謂寶臣曰  
以寡敵衆曲遇直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鬪庸可禦乎寶臣遂以  
恒定等五州自歸共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維川郡  
王其子士真亦沈悍有斷寶臣倚愛出入帳中以女妻之寶臣以  
疑殺許崇俊等士真密結左右故武俊免於難惟岳拒命或言武

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導從纔一二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內疑然見其屈損又惜善鬪未忍殺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謀伐之皆曰武俊故心膂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士真又大夫女弟壻今事急宜去猜嫌以任之不然尚誰使乃遣與衛常寧將兵往因謀執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說以禍福武俊乃還兵使人謂惟岳曰大夫與齊魏同惡今魏兵已敗齊爲趙州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軍且救死聞有詔召大夫宜亟歸惟岳惶遽出遂縊卽遣其屬孟華奏天子華辯對稱旨德宗擢爲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祕書監兼御史大夫恒冀觀察使是時惟岳將楊政義以定降楊榮國以深降朱滔受而戍之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爲深趙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滔亦怨失深州二人相結武俊卽縛使者送滔與之叛帝聞詔華諭解不聽時馬燧李抱真李芑李晟討田

悅悅方困武俊滔救之屯連篋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賊軍就舍氣銳甚謂燧曰奉詔毋養寇及壁壘未成擊之可滅也乃縱兵入滔壁殺千餘人悅軍旣屢北不能陣懷光緩轡觀之武俊乘其怠使趙萬敵等以二千騎橫突而滔軍踵馳王師亂相蹈藉死尸梗河爲不流懷光還走壁武俊夜決河注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與滔素姻家乃遣使謾謝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夫得還河東諸將亦罷兵吾爲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制卽謂武俊曰王師旣敗馬公卑約如此不宜迫人以險答曰燧等皆國名臣連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不知何面目見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許之燧至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滔慙謝嫌隙始構矣武俊使張鍾葵攻趙州日知斬其首以聞於

是武俊與田悅等擅相王武俊國號趙以恒爲真定府命士真留  
守兼元帥以畢華鄭儒爲左右內史王士良司刑王佑司文士清  
司武並爲尚書士則司文侍郎宋端給事中王洽內史舍人張士  
清執憲大夫衛常寧內史監皇甫祝尚書右僕射餘以次封拜建  
中四年抱真使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  
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  
不省故至是今諸軍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  
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過失返不得自新耶今大夫  
親斷逆首而宰相闇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  
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  
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尚知撫百姓天子固不務殺人以  
安天下今山東連兵比戰骨盡暴野雖勝尚誰與居今不憚歸國

業與諸軍盟虜性樸彊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盪刷之我首  
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出奉天抱  
真將還澤潞悅說武俊滔踵襲之林曰夫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  
心固壹不可圖也使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今  
滄趙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公異邦豪英  
不應謀中夏燕魏幽險彼王室彊則須公之援削則已欲并吞且  
河北惟有趙魏燕耳滔乃稱冀心圖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東大  
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  
能事安能臣豎子耶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興元元年赦  
天下武俊大集其軍黜僞號詔國子祭酒董晉與中人宣慰拜檢  
校工部尚書恒冀深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琅邪郡王是時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



州將絕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略江淮李  
納方叛唯李晟軍渭上羽書調發天下十之三人心惴恐及田緒  
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會悅死魏人氣熾公不救魏  
且下滔益甲數萬張孝忠將北面事滔三道連衡濟以回紇長驅  
而南昭義軍必保山西則河朔舉入滔矣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  
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天子反正不朽之業誰  
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真相聞自將屯南宮抱真屯經城兩軍相  
距十里而舍武俊潛會抱真于軍陳說慷慨抱真亦傾意結納約  
爲兄弟遂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  
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趙萬敵兵五百蔽林以待滔使票將馬  
寔盧南史陣而西李少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  
引精騎望少成軍抱真次之滔馳騎二百出武陵東南乘高鼓譟

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銳回紇馬怒突而  
過未及返武俊急擊琳等兵亦出回紇驚中斷遂先奔初滔兵蹙  
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却即欲引還因囂不能止軍大奔滔走還  
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士少衰盍以騎濟師巢穴可覆也抱真  
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滔營盧玄真乘其後滔懼引衆去希皓追之  
武俊邀于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抱  
真營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車糧遁歸幽州火如晝師大譟其聲  
殷地抱真以山東蝗食少歸于潞武俊亦還會有詔復滔官爵武  
俊上還幽州盧龍節度又詔以恒州爲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  
賜德棣二州以士真爲觀察使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  
厚子弟雖襁褓悉官之俄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得建廟京師有  
司供擬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觀者駭伏貞

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羣臣奉慰天子如渾瑊故事贈太師有司  
謚威烈帝更爲忠烈士真襲位

士真其長子也少佐父立功更患難旣得節度息兵善守雖擅置  
吏私賦入而歲貢數十萬緡比燕魏爲恭元和初卽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四年死贈司徒謚曰景襄軍中推其子承宗爲畱後始  
河北三鎮自置副大使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爲之及總  
畱事憲宗久不報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  
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徃習惟拒  
命則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  
水潦財力剝困宜卽詔承宗嗣領季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  
有天時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  
師道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當

也不如令使者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  
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度而以德州  
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嵩子也與承宗故姻  
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囚之詔更  
用棣州刺史田渙爲二州團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令歸昌朝承  
宗拒命帝怒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瓘將左右神策率河中河  
陽浙西宣歙兵討之趙萬敵者故武俊將以健鬪聞士真時入朝  
上言討之必捷令與承瓘偕有詔武俊忠節茂著其以實封賜子  
士則毋毀墳墓承瓘至軍無威略師不振神策大將酈定進號驍  
將以禽劉闢功王陽山郡至是戰北馳而僨趙人曰酈玉也害之  
師氣益折及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隣援攻討勢易不如赦承  
宗專事淮西帝不聽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恃承宗外自固內實與

之太常卿權德輿諫曰神策兵市井屠販不更戰陣恐因勞憚遠  
潰爲盜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引時月西戎乘閒則禁衛不可  
頓虛山東疥癬也京師心腹也不可不深念且師出半年費緡錢  
五百萬方夏盛暑水潦疾疫且降誠慮有潰橈之變又言山東諸  
侯皆以息自副人心不遠誰肯爲陛下盡力者又盧從史倚寇爲  
援誅承璀邀寵利宜召行營善將令倍驛馳度至半道授以澤潞  
而徙從史它鎮破其姦圖然後赦承宗衆情必服帝未許五年河  
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帝患從史詐卒以計縛送京  
師劉濟又拔安平承宗懼遣其屬崔遂上書謝罪且言往年納地  
迫三軍不得專而爲盧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是時  
宿師久無功餉不屬帝憂之而淄青盧龍數表請赦乃詔浣雪盡  
以故地畀之罷諸道兵昌朝歸京師授右武衛將軍承宗見兵薄

境已而罷歸罪從史得不詰自謂計得警然無顧憚七年軍庫火  
器鎧殆盡殺守吏百餘人不自安及吳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  
書請宥教其將尹少卿爲蔡游說見宰相語不遜武元衡怒叱遣  
之承宗怨甚與師道謀遣惡少年數十曹伏河陰乘昏射吏吏奔  
潰因火漕院人趣火所鬪死者十餘輩縣大發民捕盜亾去不獲  
凡敗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未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京師大索  
天子爲盱食承宗嘗疏元衡過咎畱中至是帝出表示羣臣大議  
咸請聲其罪伐之詔乃絕承宗朝貢竄其弟承系承迪承榮於遠  
方以博野樂壽故范陽地命歸劉總而所遣盜處處竊發斷建陵  
門戟燔獻陵寢宮伏甲欲反洛陽不克承宗數出兵掠鄰鄙田弘  
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壓境承宗揣詔旨兵不卽進卽肆剽  
滄景易定間人苦之十一年詔削爵以實封賜士平使奉武俊後

令河東義武盧龍橫海魏博昭義六節度兵進討大抵數十萬環地數千里以分其勢然營屯離置主約不得一故士觀望獨昭義郗士美薄賊境賊不敢犯始承宗不能叶諸父皆奔京師士則爲神策大將軍聞其叛請占數京兆裴度請用爲邢州刺史使隸昭義以傾趙人有王怡者武俊從子爲承宗守南宮士則招之約歸命謀泄遇害子元伯奔還擢監察御史詔贈怡尚書左僕射明年元濟平承宗大恐使牙將石汎奉二子至魏博因田弘正求入侍且請歸德棣二州入租賦待天子署吏弘正遣知感知信詣闕下請命前此帝使尚書右丞崔從賜詔書許自新承宗素服待罪及是乃詔復官爵以華州刺史鄭權爲橫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復承宗實封戶三百以所部飢賜帛萬匹李師道平奉法益謹表所領州錄事參軍判司縣主簿令皆丐王官十五年死贈侍中

軍中推其爲承元爲留後承元不敢世于鎮詔用爲義成軍節度使事見本傳

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隸安東都護府曾祖五哥之爲李寶臣帳下驍果善鬪王武俊養爲子故冒姓王世爲裨將廷湊生駢脅沈鷺少言喜讀鬼谷兵家諸書王承宗時爲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致廷湊暴其稽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脅監軍表請節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岌穆宗怒以弘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仍敕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軍并力於是大將王位等謀執廷湊不克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囚張弘靖以幽州亂乃合從拒王師有詔議攻討先後劔南東川節度使王涯以爲范陽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又有魏博之怨濟以晉陽滄德倚角而進夫用兵若鬪然先扼喉領

今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俾死生不得相聞間諜不入此  
莫勝之策帝乃詔義武節度使陳楚閉境督諸軍三道攻而滄德  
烏重胤最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使兼幽鎮招撫使屯承  
天軍重胤知時不可案兵未肯前帝浮於聽受銳克伐更以深冀  
行營節度使杜叔良代之叔良素結中人入見帝大言曰賊不足  
破會度逐廷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焚壁二十二叔良率諸道兵  
救深州戰博野大奔失所持節以身免貶歸州刺史叔良者將家  
子本以附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階貴近帥滄景廷湊知  
其怯故先犯之師由是敗當是時帝賜賚無藝府帑空既集諸道  
兵調發火馳民不堪其勞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萬有司懼不給  
置南北供軍院既薄賊鄙饟道梗棘樵蘇不繼兵番休取芻蒸廷  
湊乘間奪轉運車六百乘食愈困至所須衣帛未半道諸軍出取

之有司弗能制其縣師深入者不得衣食又監軍宦人悉取精票  
士自隨疲瑣者備行陣戰輒潰二賊衆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  
訖無功宰相不知兵爲異議搖詆裁報乖戾深州圍益急明年魏  
牙將史憲誠叛田布衆潰于南宮帝不得已乃赦廷湊檢校右散  
騎常侍成德軍節度使會牛元翼出奔廷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  
郎韓愈慰其軍廷湊既原則稍挺與克融憲誠深相結爲輔車援  
滄州李全略死于同捷求襲文宗不許更授兗海節度使同捷逆  
命乃以珍幣子女厚結廷湊帝虞其變故授檢校司徒及幽魏徐  
兗兵討同捷廷湊橈魏北鄙以牽制之而饋滄景饘糧囚隣道使  
者不遣帝怒詔絕其輸貢於是易定栢公濟戰新樂斬首三千級  
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漳注深冀有詔同捷亂廷湊同惡宜  
削官爵諸道以兵進討有能斬廷湊者賜錢二萬緡優畀之官以

州鎮降者等差爲比公濟再戰行唐皆克焚柵十五廷湊射蠟書  
求救於幽州行營李載義獲之又納魏叛將丁志沼會同捷平廷  
湊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縣固守復上書謝帝方厭  
兵赦之悉復官爵還所上州久之進兼太子太傅太原郡公鎮冀  
自惟岳以來拒天子命然重隣好畏法稍屈則祈自新至廷湊資  
凶悖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太和八年死贈太尉軍  
中以元達請命帝聽襲節度

元達其次子也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悟女壽安  
公主元達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主糒澤奩具奴婢議者  
嘉其恭其後劉稹叛武宗詔元達爲北面招討使詔下卽日師引  
道拔宣務壁破援軍堯山攻邢州降之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稹平加兼太子太師封太原郡公食實封戶二百進至

兼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贈太師諡曰忠子紹鼎襲字嗣先  
累擢檢校尚書左僕射其爲人淫酒自放性暴厚哀斂升樓彈射  
路人以爲樂衆忿其虐欲逐之會病死贈司空子幼未能事宣宗  
以元達次子紹懿爲畱後以嗣俄爲節度使累封太原縣伯加檢  
校司空政簡易咸通七年死贈司徒以紹鼎子景崇嗣初紹懿病  
篤召景崇曰先君以政屬我須爾長將授之今疾甚爾雖少勉總  
軍務禮藩隣奉朝廷則家業不墜矣監軍上狀懿宗悅擢景崇爲  
畱後尋進節度使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孫尤被寵龐勛反景崇  
遣兵會王師平賊進檢校尚書右僕射主薨諡曰章惠景崇居喪  
如禮母張卒號慕羸愾當時稱之以政委賓佐檢戒親屬不得與  
嘗欲引母昆弟爲牙將其佐張位曰軍中用人有勞有能若私其  
人厚畀田宅祿食可也何必以官景崇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趙國公乾符五年進王常山黃巢反帝西狩僞使齊詔至景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王處存連師西入關問行在貢輸相踵每語及宗廟園陵輒流涕蔚州刺史蘇祐爲沙陀所攻乞師於幽州屯美女谷兵不利祐將出奔會詔徙濮州刺史擁兵之官道于鎮景崇館于靈壽肆其下剽奪景崇殺之嗣節度凡十四年十三遷至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年三十七贈太傅諡曰忠穆子鎔

鎔年十歲軍中推爲畱後授檢校工部尚書李克用楊復光攻黃巢鎔凡再饋粟以濟師僖宗還自蜀獻馬牛戎械萬計於是克用方擊孟方立於邢州鎔歸芻糧邢州平克用遂謀山東屯常山西引輕騎涉滹沱謀軍會大澗平地水出鎔兵奄至克用匿林中以免是時幽州李匡威亦謀取易定分其地王處存方厚事克用克

用寵將李存孝已拔邢則略鎔南鄙別將李存信等出井陘會之鎔侵堯山存孝擊敗之遂至深趙鎔求救於匡威存孝方攻臨城等數縣聞匡威屯鄆引師去存信素忌存孝安曰無擊賊意克用信之存孝飛狐人所謂安敬思者善騎射攻葛從周敗張濬韓建數有奇功至是懼讒挈邢州歸朱全忠并結鎔爲助天子詔出鎮幽魏兵援之景福元年克用假道于鎔以討存孝鎔不答乃與處存連兵侵鎔拔堅固鎮攻新市鎔禽克用將辭萬金匡威以兵三萬救鎔克用自攻常山度滹沱河鎔引騎十萬夜濟磁水襲敗之斬二萬級奪鎧器三百乘克用退壁樂城天子有詔和解三鎮克用還然未得志故復伐鎔匡威以五千騎敗克用於元氏鎔具牛酒會匡威橐城餉金二十萬以謝俄而匡威爲弟匡籌所逐鎔德其助已迎而館之匡威親忌日鎔往弔伏起殺其府屬楊洽及親

吏淡從有甲者牽鎔腹匡威曰與我四州可不死鎔許之將鎔入牙城鎮軍譟而闔左門坎垣出戰會大雨風木拔瓦飛兵相接有屠者墨君和袒而薄賊衆披靡乃挾鎔踰城入旣免賞千金與第一區約宥十死匡威走東園兵圍之與從事李抱貞俱死明日鎔以禮斂匡威素服哭諸廷遣使告匡籌匡籌怒移書詰兄所以死狀表天子請討鎔詔止之又詔朱全忠平幽鎮怨克用聞匡威死自率兵傳城下鎔大驚納縑二十萬乃退匡籌攻樂壽武強克用出縛馬關敗鎮兵於平山因進攻鎔外壘鎔內失幽州助因乞盟進幣五十萬歸糧二十萬請出兵助討存孝乃得解克用屯欒城存信屯琉璃陂爲邢人夜襲其營存信軍亂不克追克用進薄邢環城爲溝堞欲示久圍者城中兵數出溝壘不可成裨將袁奉韜給存孝曰君所畏惟王耳王欲溝堞成則西歸公何不聽之存孝

兵不出壘成攻益急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哭曰我誤計使我生見王死不恨克用遣家姬招之存孝出泥首言爲存信誣搆克用曰爾與鎔書罵我多矣輟而尸於市光化中全忠討幽州劉仁恭鎔遣兵屯薊城俄而仁恭敗擊其歸得十八全忠旣取邢洛磁又得潞因圖河東使羅紹威諷鎔絕太原其尊全忠鎔倚違全忠不悅會克用將李嗣昭攻洛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怒引軍攻鎔次元氏鎔謂其屬曰國危矣奈何周式請見全忠可以口舌罷也許之全忠迎折曰爾公朋附太原今無赦矣卽出書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鋒鏑間耳況繼奉天子詔和解能無一番紙墜北路乎太原與趙本無恩嗣昭庸肯入耶公爲唐桓文方以仁義成霸業寧困人於險耶全忠喜把式袂曰吾特戲耳延入帳中議修好鎔以幣二十萬賂師遣子



昭祚質仕全忠府全忠因妻之鎔判官張澤謀曰失火之家不可恃遠救今定密邇與太原親宜使全忠圖之鎔遣式使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郜遂奔太原鎔母何有婦德訓鎔嚴至母亾鎔始贖貨財姬侍千人儀服僭上又以房山有西王母祠數游覽妄求長年事踰月不還始廷湊賤微時鄴有道士爲卜得乾之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何答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廋文也景崇鎔皆王廷湊嘗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興矣及害弘正而樹適庇寢自廷湊訖鎔凡百年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泚僭天子滔將應之當

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折幽薊之銳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功賞不及身德宗爲不明哉

藩鎮盧龍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唐書二百一十一

藩鎮盧龍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唐書二百一十二

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營州。善騎射，智數敏給。祿山之反，以為裨將。史思明盜河南，留次于朝清，守幽州。以阿史那玉高如震輔之，朝義殺立，移檄誅朝清。二將亂，朝義以懷仙為幽州節度使，督兵馳入。如震欲拒，不及計，乃出迎。懷仙外示寬以安士，居三日大會，斬如震。州部悉平。朝義敗，將趨范陽。中人駱奉先聞，遣鐃說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義至，抱忠閉關不內，乃縊死，斬其首，囚奉先以獻。僕固懷恩即表懷仙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王武威郡、屬懷恩反。邊羌挈戰不解，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與田承嗣、薛嵩、張忠志等得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能制。大曆三年，麾下朱希彩、朱泚、泚弟洺謀殺懷仙，斬闔者以入。希彩不至，遂明泚懼。

殺字下思脫  
思明之二字

欲亡滔曰謀不成有死逃將焉往俄希彩至共斬懷仙族其家希彩自稱留後張忠志以兵討其亂不克代宗因赦罪詔宰相王縉爲節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聞縉至蒐卒伍大陳戎備以逆縉建旌祭徐驅希彩迎謁恭甚縉度不可制勞軍閱旬乃還希彩卽領節度五年封高密郡王驚恣不軌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瑗間衆之怨殺之共推朱泚爲留後泚自有傳

朱滔性變詐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兵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爲天子西乘塞爲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款帝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

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束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悅悅窮間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怦爲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比忘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悔滔不從連兵救悅又懼張孝忠之襲使怦壁險而軍滔激其衆曰士喋血鬪旣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不報君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貲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乃曰幽人死於南者骸撐

不拚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各蒙官賞願安之不卹其它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其謀於燧天子聞以悅未下重起兩寇卽封滔通義郡王實戶三百滔愈悖分兵與武俊屯趙州脅日知矯詔發其糧貯卽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邪滔懼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諭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纊冀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爲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爲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莫如還滔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兵南壁寧晉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達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戰悅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篋山之勝王大夫力

也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鄆請如七國並建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名豈長爲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如盟者共伐之滔等從之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邪先是其地土忽高三丈魏人韋稔佞悅以爲益土之兆後二年滔等冊壇正值其所滔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爲府留後稱元帥用親信爲留守滔等居室皆曰殿妻曰妃子爲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書曰牋所下曰令置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東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人視給事中中書

舍人司議大夫視諫議大夫六官省視尚書東西曹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臺曰執憲置大夫至監察御史驅使要籍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略軍使曰鷹揚龍驤以劉怦為苑陽府留守柳良器李子千為左右內史滔兄瓊瑰陸慶為東西曹僕射陽霽馬寔寇瞻楊榮國為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為執憲大夫中丞其餘以次補署聘處士張遂王道為司諫燧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承滔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百晟不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為應滔進軍薄晟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

武俊使宋端趣讓滔怒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兄背君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為端還武俊謂寔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為節度足矣寔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銜之滋不懌與田悅潛謀絕滔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悅武俊遣使至河間賀泚即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餞之厚贈遺泚遣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郅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彊調飲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為婚女悅許焉既而遣使修壻禮於回紇回紇

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武俊悅納四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鑰啓閉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路未至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酋達千曰若能同度河而南王帛子女不貲計可得也達千許諾滔啗以金帛約曰五十里舍以須悅軍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它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即歸閉城守滔疑之次永濟武俊陰遣客反間滔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小備滔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闔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略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

於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滔滔急召寔至貝州步馬乏頓明日輒約戰寔請休士三日蔡雄達千等畏武俊堅壁難圖請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即怯何以長驅天下邪術士尹少伯亦言必勝旣戰爲二軍所乘大敗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執委仗如丘滔奔入德州恨少伯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已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書待罪有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者當洗釁錄勲與更始初滔以劉怦忠力使留守及敗疑圖已彷徨不敢入怦聞其至蒐兵繕鎧夾道陳二十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邑邑被病政事一委怦貞元元年死年四十二贈司徒劉怦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以親老疾宐侍輒去職李懷仙爲節度使檄召不應朱滔時積功至雄武軍使廣墾田節用度以辦治稱稍遷涿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

寶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怍設方略勒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擢御史中丞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人嘉怍忠於所奉及滔死軍中盡推怍乃總軍事俄詔爲節度副大使彭城郡公居鎮纔三月死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諡曰恭子濟濟字濟游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怍病詔濟假州事及怍卒嗣節度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擊之使視趙果不設備數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

故不足虞也趙既不備燕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曰計安出曰今天子誅承宗而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潞人賣恩於趙販忠於上是君貯忠誼心而染私趙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徒嘈嘈於天下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謀殺濟乃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留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舉軍驚濟憤且怒不知所爲誅主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厚善者亟追緄以玘兄皇代留事濟自朝至中吳不食渴索馳漿總使吏

唐弘寔寘毒濟飲而死年五十四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贈太師諡曰莊武

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卽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姦故詔嗣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司空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彊按軍兩端以私饋資憲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爲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而總憇祠場則暫安或居卧內輒驚不能寐晚年益慘悻請剔髮衣浮屠服欲祓除之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彊或首于都市或身爲逐客皆君自見今兵駸駸北來趙人已

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營爲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爲一府盧士玫治之平薊媯檀爲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薦諸朝會穆宗冲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地唯分瀛莫置觀察使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使者以節印偕來時總已自髡祝讓節印遂衣浮屠服行及定州卒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千匹群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軍高年惇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遂與忠俱行軍中世懷其惠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人以節付張臯夜間道去遲明軍中乃知詔贈太尉子礎及弟約至長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忠護總喪至亦卒忠



絳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

朱克融滔孫也以偏校事劉總總將入朝慮後有變籍其軍材勇與黠暴不制者悉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歆豔無甘亂心克融在遣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羸色敗服飢寒無所資丐內怨忿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囚弘靖時克融父洄號有智譎以疾廢卧家衆往請爲帥洄辭老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爲節度使馳往俄而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千級轉寇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反殺田弘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誅趙赦燕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檢校左散騎常侍爲幽州

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明年陷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共圍深州裴度以檄譙諭克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匹羊十萬請直賞軍敬宗初遷檢校司空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疏惡囚詔使楊文端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雒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忍不問以好言答之屈其謀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詔贈司徒次子延嗣立領留後爲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并族其家

李載義自稱恒山愍王之後性矜蕩好與豪傑游力挽疆搏鬪劉濟在幽州高其能引補帳下從征代積多爲牙中兵馬使朱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殘用其人載義因衆不忍殺之暴其罪于朝敬宗卽授檢校戶部尚書盧龍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初張弘靖之囚

幕府多見害妻子留不遣及是載義悉護送京師雖僮厮畢行俄而李同捷據滄景邀襲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斬級數有功賊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白玉帶示殊禮大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奔易州卽上言自破滄州賊屢請朝不許今願將妻子身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尉迎賜袍笏裝器又以其嘗有功且意恭順乃冊拜太保仍平章事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河東始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慢吏不敢何禁但嚴兵自守虜丑習益警悍至鞭候人剽突市區時大酋李暢者曉華人語尤凶黠旣就館橫須索扶疾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將軍朝貢詎不容將軍暴也天子厚饗餼以禮客有不謹吏皆論死若將軍所部不戢而致攘自如我必殺所犯者將軍其少戒因悉罷所防兵以兩卒護闔暢嚴憚之訖無犯者進

兼侍中會吏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辭未有字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旣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爲字其寵待如此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太尉初載義母葬范陽爲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然盡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帝屈法弗効也志誠者事載義爲牙將載義宴天子使者鞠場志誠與其黨譟而起載義走因自爲都知兵馬使文宗更以嘉王領節度用志誠爲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擢節度副大使踰年進檢校吏部詔下郎吏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儀惟知尚書改僕射爲進秩今一府盛服以待天子命如復爲尚書則舉軍慙使者勢不得出旣志誠果怨望軍有嫚言囚中人魏寶義及它使焦奉鸞尹士恭而遣部將王文穎入謝讓還所命帝復賜之文穎不肯受輒去帝忍不責乃遣使進

唐書一百一十二  
檢校尚書右僕射八年爲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志誠在  
鎮密製天子袞冕其被服皆擬乘輿元忠表而暴于朝詔御史按  
治斥嶺南至商州誅之而以通王領節度授元忠留後明年檢校  
二部尚書爲副大使會昌初爲偏將陳行泰所殺行泰邀節制未  
報次將張絳殺行泰起求帥軍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  
相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  
變帝許之未報果爲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鶻  
爲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  
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遊客人  
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  
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卽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答曰仲武得士心

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  
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而詔撫王領節度詔下絳  
果爲軍中所逐卽拜仲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會回  
鶻特勒那頡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  
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它旗纛不勝計遣吏獻  
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訶  
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諜者八百餘人殺之  
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  
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病  
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  
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  
聖功帝詔德裕爲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及

山奚俘獲雜畜不貲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曰莊子直方以右金吾將軍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多不法畏下變起乃託出畋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勞授金吾大將軍以其族大給檢校工部尚書俸久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性暴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史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置罟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積其罪貶思州司戶參軍毋驚曰尚有尊於我子邪久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爲盜復貶康州司馬後居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群噪乾符中累進左驍衛大將軍時鄭畋輔政頗言仲武會昌時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燕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詔還檢校右僕射進左金吾衛大將軍黃巢犯京師直方迎灞上旣而納亡命謀劫巢報

天子公卿多依之賊覺屠其族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世爲軍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立爲留後天子報可未幾檢校散騎常侍爲節度使累進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允臯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器執錦進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印就醫藥詔聽許以子簡會爲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諡曰忠烈允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邊鄙虞子十四人簡會入朝昆弟多至大將軍刺史郡佐者而軍中推張公素爲留後公素范陽人以列將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兵來會喪軍士素附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卽出奔詔公素爲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

復州司戶參軍

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資沈勇善馳射仲武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及名陳貢言者燕健將爲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勳襲殺之因舉兵給稱貢言反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勳入府衆悟因推主州務以聞詔卽拜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詔進尚書右僕射致仕表子可舉代遂領留後進爲節度使擢累檢校太尉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彊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窺山東爲已患乃遣使約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鐸聯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卽遣軍司馬韓玄紹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朱耶盡忠等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稟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

易州鐸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鐸引去追破之九門易久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它道全忠軍望爲群羊爭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鎧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燔死

李全忠范陽人仕爲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怪之以問別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罷歸事可舉爲牙將可舉死衆推爲留後光啓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領留後進爲使性豪爽恃燕薊勁兵處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戰蔚州射金俊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

力故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禽其將賈塞兒遂圍雲州塹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鎔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表石善友爲刺史鐸本吐谷渾部酋也開成中其父率種人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失其地景福初鎔誘太原將李存孝降之克用怒伐鎔鎔來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鎔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馬留後檢校司徒匡籌妻張國豔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軍次博野乃據城自爲留後天子卽授檢校太保爲節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深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貞還而鎔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貞

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爲鎔繕甲治城塹施授方略陰施予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鎔過慰匡威士衷甲劫鎔入牙城戰不勝鎮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表訴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始匡籌之奪也燕人不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媯二州敗匡籌於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挈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僮奴妻方乳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爲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劉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陽爲李可舉新興鎮將故仁恭事軍中從李全忠攻易州號窟頭稍遷裨校爲人豪縱多智數有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李匡威惡之補景城令

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匡威復使將兵戍蔚州踰期未代士皆怨會匡籌奪地故戍卒擁仁恭趨幽州匡籌逆戰敗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于克用請步騎一萬東取幽州且爲尊克用攻匡籌匡遁去仁恭與苻存審入城封府庫以待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乾寧二年克用擊王行瑜表仁恭爲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攻魏州召盧龍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復興其兵救朱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盡囚太原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全忠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

守文爲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恭媢謂曰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拒邪由是兵益張顯圖河北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魏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爲不流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屯內黃仁恭負疆下令曰思安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守文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僞不勝守立躡北至內黃思安整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逸衆無還者從周與邢洛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境仁恭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從周潛軍戰老鴟隄仁恭敗退壁瓦橋早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爲侵邢洛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

十五以上爲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間里爲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疆，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葦土爲錢，斂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潁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烝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遂有盧龍。

贊曰：朱滔脅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

後爲間也。



藩鎮盧龍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曹州曹州府

唐書二百十二

藩鎮淄青橫海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曹州曹州府

唐書二百一十三

李正己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卽其姑故  
 薦爲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候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  
 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逐衆士皆牆立觀約曰後者  
 批之旣逐而先正己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酋大慙  
 自是沮憚不敢暴希逸以爲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  
 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爲節度使本名  
 懷玉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  
 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共披其  
 地正己復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  
 均約號最彊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隣境歷檢校司空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饒陽郡王請附屬

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陳兵按習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檄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死年四十九興元初納順命詔贈太尉

納少時爲奉禮郎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紫入朝擢兼侍御史正巳署爲淄青二州刺史又爲行軍司馬濮徐兗沂海留後進御史大夫正巳死祕喪不發以兵會田悅于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大將衛俊救之爲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恚洧背已且徐險集悉兵攻洧帝命宣武劉玄佐督諸軍進援大破其兵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郛納登俾見玄佐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窮

欲立功建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禁中納於是還鄆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興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授檢校工部尚書復平盧師節賜鐵券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隴西郡王希烈圍陳州納會諸軍破之城下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進檢校司徒死年三十四贈太傅子師古師道

師古以蔭累署青州刺史納死軍中請嗣帥詔起爲右金吾衛大將軍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蜊爲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蜊謂之三汊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始襲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蜊三汊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滴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隲三汊聽命嘗怒

其僚獨孤造使奏事京師遣大將王濟縊殺之貞元末與杜佑李  
樂皆得封妾勝以國爲夫人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哀使  
未至義成節度使李元素騰遺詔示之師古幸國喪欲攻掠州縣  
卽集將士告元素僞作遺詔豈欲反耶不可不討執使者名討元  
素勒兵出次聞順宗立乃罷累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卒贈  
太傅

師道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所從乃  
署知密州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卽我不諱欲以誰嗣  
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尚慮覆  
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制  
書久不下師道謀裒兵守境沐爭止更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吏  
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削其權而憲宗方誅劉闢未皇東討故命

建王審領節度大使而以師道知留後歲中加檢校工部尚書爲  
副大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嘯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  
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  
故能脅汙士衆傳三世云帝討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選  
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爲師道計  
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敖庫募洛壯士劫宮闕  
卽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  
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又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  
宰相而武元衡得君願爲袁益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是不用師  
蔡圍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闕  
陸渾間以舍山棚遣將訾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爲之  
謀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椎牛醢酒旣衷甲矣其徒白官發之留

守呂元膺以兵掩郟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數月奪山棚所市  
山棚怒遣官軍襲擊盡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驍  
悍絕倫旣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  
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  
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史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訶察故無  
知者及窮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  
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  
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宴平歸以爲元濟暴師數萬而  
宴然居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師道本倚蔡爲重聞之怒乃以  
他事殺宴平及聞李光顏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兵  
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比部  
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以尊卑論

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三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  
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  
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  
入侍宿旣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  
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  
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恚遣承度  
詣京師戒候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約  
用左散騎常侍李遜喻旨旣至師道嚴兵以見遜讓曰前已約而  
今背之何也願得要言奏天子師道許之然懦暗不自決私奴婢  
媼爭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割之今不獻三州不過戰耳卽不  
勝割地未晚師道乃上書以軍不協爲解帝怒下詔削其官詔諸  
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愿使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

四千略地至巫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朐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拒鄆四十里而營再接再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初遣大將劉悟屯陽穀當魏博軍疑其逗留悟懼不免引兵反攻城師道晨起聞之白其嫂裴曰悟兵反將求爲民守墳墓卽與弘方匿溷間兵就禽之師道請見悟不許復請送京師悟使謂曰司空今爲囚何面目見天子猶俯仰所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棄其尸無敢收視者有士英秀爲殯城左馬總至以士禮更葬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田弘正之度河

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赦之給繒絮還隸魏博義成軍父母在欲還者優遣賊皆感慰相告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驗之澄舐目中塵號絕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亂妄言鄭公徵之裔不死沒入掖廷宅宗屬悉遠徙悟獨表師古子明安爲朗州司戶參軍親將王承慶承宗弟也師道以兄女妻之潛約左右欲因肆兵執師道會悟入出奔徐州歸朝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公益曰日華父元皓爲安祿山帳下僞署定州刺史故日華籍本軍爲張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絕李惟岳德宗以滄畀義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卽牢守孝忠令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恒州旣治裝悉帑以行軍中怒曰馬瘠士飢死刺史不棄豪髮卹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殺固烈屠其家日華驚匿牀下將士迎出之曰

暴吾軍者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厚遂假以  
刺史朱滔叛兵屯河間以故滄定道阻不相聞滔及王武俊皆招  
日華不納卽攻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事李宇謀曰城久圍府兵  
不爲援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本號橫海將軍能絕  
易定歸天子自爲一州敕甲訓兵利則出無利則守可亢盜喉襟  
君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爲天子言之日華謂然乃遣宇西帝果大  
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卽以爲使時建中三年也  
拜檢校工部尚書詔滄歲饋義武錢十二萬糴糧數萬斛以宇爲  
判官武俊欲得滄遣人說日華歸已日華給曰敝邑爲賊攻力屈  
則下之願假騎二百以抗賊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歸之馬日  
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止久之武俊歸命  
日華乃還馬以珍幣厚謝復結好武俊亦釋然貞元二年卒贈兵

部尚書子懷直擅知留事帝以日華故卽拜權知滄州刺史宇入  
朝願析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  
十年帝嘉其志以徐申爲景州刺史昇橫海軍爲節度擢懷直爲  
留後明年爲節度使九年來朝寵遇加等進檢校尚書右僕射賜  
大第宮女懷直荒田獵出輒數日不返帳下程懷信乘衆怒閉門  
不納懷信其從昆也於是懷直入朝帝不之罪更以虔王爲節度  
使擢懷信留後以懷直兼右龍武軍統軍明年懷信爲節度矣十  
六年懷直卒贈揚州大都督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軍務詔授  
留後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六年入  
朝憲宗寵禮遣還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權始名執恭嘗夢滄諸  
門悉署權字乃改名以應之及淮西平惕不安丐入朝至京師固  
辭軍政乃詔華州刺史鄭權代之後以檢校司空爲邠寧節度使

卒贈司徒宗族奉朝請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略本王氏名日簡事王武俊爲偏裨承宗時虐用其軍故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鎮州將召問所欲言全略多陳利害冀合帝意且請盡死力以報遂授德州刺史是時杜叔良兵敗博野故以全略爲橫海軍節度滄德棣州觀察使賜今姓名未幾貢錢千萬使子同捷入朝既還卽奏同捷爲滄州長史押中軍兵馬帝不得已可其請全略陰規傳久計選材武以所私結士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而家富于財全略內忌以計殺之族其家未幾死同捷領留後事重賂隣藩求領父節敬宗持久詔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以帝新嗣位必大開貸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與入朝而使其屬崔長奉表請命有詔拜充海節度使以烏重胤代之同捷計窮矯言軍中留已於是王智興請以全軍出

計魏博史憲誠令大將傅手詔入于軍同捷不受德棣民多奔入鄆乃下詔削官爵命重胤率鄆齊兵進討憲誠智興及汴滑李聽平盧康志睦易定張璠幽州李載義以兵傳境同捷自以與成德有舊乃傾玉帛子女市河北三鎮驩載義不許絕其交執使者并所遣奴婢四十七獻諸朝王廷湊本闕橫海欲乘其隙取之引軍來援智興攻棣州火譙門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將張叔連降始刺史樂濛以同捷叛密上變事洩爲所害贈工部尚書智興進圍滄州是時帝絕王廷湊朝貢且討之兵須糈繁調發不時始置供軍糧料使以濟兩河諸將又多張俘首以冒賞自重胤卒後李寰傅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祐代而智興將李君謀以輕兵絕河夜殘無棣降饒安壁五千兵明年祐拔無棣平原有詔行營堅壁務農非被襲勿決戰而祐兵已薄德州帝遣諫議大夫

柏耆宣慰祐攻拔德州餘卒奔廷湊同捷益急乞降祐疑其詐耆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家屬馳西祐入滄州耆至將陵斬同捷使其下傳首京師詔貸四州一年租賦赦同捷母并妻息徙湖南流崔長商州同異等以異母貸死得隨母流所云

潘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唐書二百一十四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少倜儻不自業爲縣捕盜犯法吏笞辱幾死乃亡命從永平軍稍爲牙將大曆中李靈耀據汴州反玄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有詔以州遂隸其軍節度使李勉卽表署刺史德宗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充宋毫穎節度使時李納叛李洧以徐州歸納急攻之詔玄佐援洧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饒漕乃通進圍濮州洧濮陽皆下再降其守將遂通濮陽津遷檢校兵部尚書兼曹濮觀察淄青兗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之反玄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意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玄佐救之希烈走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玄佐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入朝復兼涇原四鎮北庭兵



馬副元帥檢校司徒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用汴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彌甚其後殺帥長大鈔劫狃于利而然也玄佐貴母尚在賢嬖人也常月織繩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敕玄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按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初李納遣使至汴玄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得其陰謀故納最憚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士朝皆鉅萬而士朝私玄佐嬖妾懼事覺醜玄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諡曰壯武軍中匿喪俟代帝亦爲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號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爲便乃拜湊爲節

度使至汴水玄佐柩將遷士請具禮瑗不許衆皆怒陵晨甲而謀起玄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墨其衣尊爲留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醢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出貯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爲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始玄佐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師士幹知玄佐死無狀遣奴持刀給爲弔入殺士朝於次帝惡其專亦賜士幹死士寧未授詔時私遣人結王武俊劉濟田緒等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杯案閒又彊烝父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玄佐同里相善寬厚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衆二萬畋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

於是分兵閉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惟僮妾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萬榮斬其支附數十人以二十萬緡勞軍詔籍士寧家貲給之拜萬榮兵馬留後於是籍驕兵數百人悉遣西防秋當戍者怨之大校韓惟清張彥琳等請往不許使其子迺將未行彥琳等因其怨誘使反攻萬榮不勝劫運財民貲殺掠數千人而潰惟清奔鄭州彥琳走東都自歸有詔宥死竄惡地殘士奔宋州劉逸淮撫之萬榮悉誅其妻子以故衆不安或呼於市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爲士寧所教萬榮斬之以狀聞故士寧斥置郴州俄進萬榮節度使會病甚以兵屬鄧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里閤而署子迺爲司馬出大將李湛張仵伊婁浣等于外欲殺之不果萬榮死是夜惟恭與

監軍俱文珍執迺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晉代之

吳少誠幽州潞人以世廕爲諸王府戶曹參軍事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事平賜實封戶五十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竒主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共推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留後少誠爲治能儉損完軍實自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耆長旣物故則壯者習見暴掠恬於搏鬪地少馬乘驟以戰號驟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晉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誠盡宥諸將以結衆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間陳許無帥以兵攻臨潁戍將韋清與賊通留後上官浣遣兵三

千救之悉爲賊俘遂圍許州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進討于頔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顯進退互爲異見旣戰小潞河諸道師未交而潰棄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上官浣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遯保潞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潞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潞滑河陽河中兵逃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潞水全義乃斬潞將夏侯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去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給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

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劔南韋臯上言以爲不如擇重臣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攘翦元惡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益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順宗卽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而吳少陽代之

少陽者滄洲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傅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職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猜忍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爲治尚寬易舉軍附賴少誠

病亟家奴單于熊兒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子元慶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詔遂王爲節度使以少陽領留後居三年進拜節度使少陽不立繇役籍隨日賦歛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寔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太醫往視卽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山首燕領垂頤鼻長六寸始仕試協律郎攝蔡州刺史有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騎三千由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寧領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先是其屬蘇兆楊

元卿侯惟清嘗勸少陽入朝或言其有異志元濟縊兆歸其屍而囚惟清帝以二人者皆死故贈惟清兵部尚書兆尚書右僕射時元卿奏事在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淮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隨在所繫之少陽死四十日帝不爲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爲少陽輟朝遣使弔賻贈尚書右僕射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還乃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爲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旣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爲賊襲敗

于磁丘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乃拔霍丘屠馬塘  
通嬰城不敢出詔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  
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趙昌凌朝江董  
重質李祐李憲王覽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戰抗王師有  
少誠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  
禁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史族岡馘覽首光顏又大破  
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澗河敗之夷其屯漚天子責綬失  
律更以韓弘兼都統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十一年諸軍大合  
光顏壁掌河文通敗賊於固始拔鋤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  
焚其壁次鐵城賊僞奔霞寓窮追伏發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  
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寓  
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枚夜出九女原屠保壁

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屯邏數百人降者萬餘執兩將光  
顏敗鄆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  
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  
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布御史中  
丞公武御史大夫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貶霞寓以袁滋代  
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鄧隋節度使元濟食盡士卒食菱  
芡魚鼈皆竭至斲草根以給者民苦飢相與四潰元濟亦嗇其食  
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僞置鄆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愬引  
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琳皆賊票健者賊帥張  
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鄆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伯良奔  
還蔡曹華取青陵城斷鄆歸路賊將鄧懷金懼卽送款光顏受之  
愬又襲破朗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

外失秀琳等因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  
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與橋得守將李祐不殺  
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  
未嘗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頤以是兵驕無所憚內恃陂澆重  
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霞寓滋等諸將  
乃用命詔起沙陀裊騎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  
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度  
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  
得降光頰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  
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擣縣瓠賊成禽矣愬然之以精騎  
夜襲蔡坎垣人之戍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  
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

會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卽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  
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執元濟舉族傳之  
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群臣稱賀以元濟  
獻廟社徇于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没人掖庭二弟三  
男子流江陵皆殺之斬其屬官劉協庶趙曄王仁清等十餘人度  
還以馬總爲留後俄拜節度使柝潞州隸陳許始度之出太子右  
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卽命愈爲平淮西碑其文曰天  
以唐克尚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  
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  
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  
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葺莠不薶相臣將臣文恬  
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群臣朝乃考圖數

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群臣震懾走職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具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利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鄜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

西徐泗五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隋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天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祀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

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  
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  
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  
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  
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  
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  
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  
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  
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  
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  
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  
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

淮蔡不順自以爲疆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隣陰  
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  
不聞與神爲謀及相同德以訖天誅乃赦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  
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兵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時曲  
軍士蠢蠢旣翦凌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及秋復  
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  
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畱  
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  
誅止其魁釋于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媼女迎門笑語蔡  
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  
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眠而起左食右粥爲之擇  
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



唐書三百十四  
九  
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疆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來階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心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宅米粟帝迹董重質教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死故貶春州司戶參軍凌朝江播州司戶參軍是歲申蔡州始輸貢物戶部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祐字慶之後擢夏綬銀宥節度使徙涇原討

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賚金幣與功臣等擢累左右神策劔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帥夏綬銀宥訓兵有法羌戎畏服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毅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爲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焉悟破滕鏞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韋夏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後從擊毬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語觸師古不懼師古竒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媚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爲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爲用軍中刀斗不鳴田弘正兵

屯陽穀悟徙營潭趙魏師踰河取盧縣壁阿井城中飛語以謂馮  
利涉與悟當爲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  
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兵成敗未可知  
殺大將孰肯爲用師道然之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  
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  
以情告悟乃斬使者召諸將議曰魏博兵彊出則敗不出則死且  
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屬爲驅迫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鄆立大功  
轉危亡爲富貴乎衆皆唯唯而別將趙垂棘沮其行悟因殺之并  
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衆畏伏下令曰入鄆人賞錢十萬聽復私  
怨財蓄恣取之唯完軍帑違者斬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潭趙悟夜  
半薄西門遂明啓而入殺師道并大將魏銃等數十人卽拜悟義  
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戶五百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

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  
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  
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  
悟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  
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  
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  
空字少選當定卽擢兵退歷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  
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彊列其冤  
累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寶曆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  
屯琉璃陂悟惶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  
卒贈太尉表其子從諫嗣從諫母微賤少狡獪師道時使悟出屯  
署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密事

唐書二百十四  
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金幣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奏言悟匿死衆不必同亂從諫威惠未著若詔比鎮大將領節度馳入軍管其未備使軍情有屬謀自屈矣有知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爲請敬宗乃以晉王爲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起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望未幾拜節度使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進檢校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封沛國公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

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劾奏蕭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性奢侈節居室與馬無遠略善貿易之筭徙長子道入潞歲權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收緝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卽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沓貪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卽愬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愈憂惑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贈太傅初大將李萬江者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建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隸軍者四十八人從諫徙山東懼其重遷且生

變而子弟亦豪縱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餘家  
姬妾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從子稹父從素仕右驍衛將  
軍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誼劉武  
德劉守義等佐稹祕不發喪協謀遣將姜岑請醫於朝中人與醫  
至時從諫死已再旬稹曰公困革不任受詔稹請代拜中人道卧  
而視可也辭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戶之中人  
恐有變趨出貺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爲知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  
衆懼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門不得前諸將乃詣  
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懦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  
稹爲裏施巾曰毋更欲殺敕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怒前  
使者不入謫隸恭陵稹所遣姜岑梁叔文梁叔明三輩皆杖死京  
兆府詔從素書敕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詔群臣議李德裕建

言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  
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萬善河東劉  
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  
臨洛略任堯山向城河中陳夷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營  
天井關爲賊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  
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  
營陳許士粟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兵犯  
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稹然之故茂卿失望乃與宰通卽  
僞挑戰亟北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諜言於  
宰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悵恨稹聞其貳  
召誅之宰進破劉公直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河  
東稹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崔碣表請絹

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賊境上令石答書許稹面縛石馳往受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諸將建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佺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將死命稹無笞辱群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鬪志府中財債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溪并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其家以輸貲不時爲溪所囚問以爲言溪大怒問因殺溪與刺史崔嘏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洛州給士帑布一端稹檄代歲稟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爲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德元達以久爲賊守殺之稹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

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可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酣卽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汾陳揚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函稹首送王宰獻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劉公直亦降於宰石雄以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稹之死誼斥從諫妻伏夾室收其貲私於已建大廡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稹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蹙乃圖稹邀榮不誅無以懲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誼及王協劉公道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師並殊死杖崔士康殺之白惟信者潞梟將數與雄戰懼不敢降自武鄉殺都將康良佺欲降盧鈞雄遣人召降惟

信殺之卒降鈞有詔從諫且死乃署稹軍事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發視面如生目尚開雄三斬之仇人剔其骨幾盡誼者兗州人兄岌事悟爲牙將常樂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爲都頭異姓河北謂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寔過二丈不利誼以岌假刺史穿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及岌三子同誅張谷張泂陳揚庭皆有文時時言古今成敗以佐從諫故善遇此三人谷納邯鄲人李嚴女爲侍人號新聲當從諫潛圖窺脅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

健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縊之李仲京訓之兄爲蕭洪府判官擢監察御史王渥潘之子王羽涯族孫韓茂章茂實約之子賈庠餽子郭台行餘子甘露難作皆羸服奔從諫從諫衣食之甄戈者頗任俠從諫厚給卹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戍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爲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間斬其首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號僞荆卿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欲貸其死刑部侍郎劉三復執不可於是賜死以尸還問裴父敞冕之裔辟悟府悟奇之故爲從諫納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桂下家人以爲怪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寬厚有謀每勸從諫入朝爲子孫計從諫有妾韋願封夫人許之詔至裴怒毀詔不與從諫它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淄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求洗濯欲以婢爲夫

人族不日滅耳。從諫赧然止。及韋至京師，乃言李丕降裴會大將，妻號哭曰：爲我語若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託諸嬪，亦泣下。故潞諸將叛，益堅。由是及禍，初術者李琢能言禍福。從諫以重弊邀辟署大將，會昌初謂從諫曰：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今鎮復至，當有災。從諫卽徙軍山東，開毬場，鑿柳泉，大興役，以厭及病。有言琢所興造皆逆，歲疑有異謀，使稹數其罪，殺之。府中恟恟，俄而李丕降，有李佐之者，兼孫也。累調河南尉，號彊直，嘗客潞，爲從諫所禮，留不得去。遂署觀察府支使，因娶其從祖妹。從諫薄疎，屬資賧寒，闕佐之亦薄之，不甚答。從諫病，佐之力諷使還東都。從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協等恐佐之妻母有所關說，卽輦母歸東都。會佐之奴告佐之交通賓客，漏軍中虛實，稹囚之，妻訴不見禮，稹遂殺之。武鄉令唐漢賓儉，裔孫以稹拒命，固諫歸朝，不聽。

舉族見害。李師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恣橫，假言求長生術，不與事。從諫使歸東都，師晦懼爲谷揚庭等所譖，請居涉從諫不之疑。稹敗，有爲帝言者，擢伊闕令，而贈薛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贈漢賓本縣令。先時河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冊贈。次近臣宣慰，度軍便宜，乃與節軍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警將逆子，皆得爲之備。稹初不意，帝怒卽見討。及茂元錄詔示稹，舉族號慟，欲自歸，而愚懦不決。云自悟至稹三世，凡二十六年。李丕者，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將，及稹阻命，軍中疾其才，丕懼乞爲游奕，深入以圖營壁處，遂自歸。議者疑爲賊遣，德裕奏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當賞以勸餘。帝召見，擢忻州刺史。丕請取榆社、東徑、武安入討賊，雖邢、洛未下，而兵不得救。潞不聽。楊弁亂，遣人誘丕，丕斬之以兵，扼走集德裕言于帝曰：度支

戶部物積代州今丕塞其路賊破矣乃趣丕討弁兵未至而弁已禽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党項叛徙鄜坊卒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圖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爲盜區挈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暝以奪厥明寧蕭俛崔植等謂耶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唐書二百一十四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西川屯鳳臺氏雷周南注

唐書二百一十五上

夷狄爲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劉昫以爲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摧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濼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



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並御蒸毋執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治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羗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齋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耨耨之利絲粟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

夷歲驕華夏日感方其疆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疆則內攻中國爲羗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旣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織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馨香嘉味也漢氏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食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

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疆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祐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疆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疆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口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寢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腹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

求疆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卽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利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縉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

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恠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尋之戟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鋌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臯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人貢擇子弟習書筭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嶲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

苦於重征者亦欲啟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迴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閻洪達曰頡利發曰達于

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負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  
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  
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  
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偪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  
疆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使  
特勒康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  
多橫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  
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  
城門無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  
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  
帝爲發哀長樂門詔羣臣卽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  
子什鉢苾幼不克立以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是

爲處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  
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  
道於竇建德所因立正道爲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  
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秦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  
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  
儉特勒助屯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  
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  
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羣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  
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與射設陋弱棄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  
爲頡利可汗

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

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說還五原地皆見德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警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慢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貨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厓之求也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璿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

貨

管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贖魚膠紿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特勒執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飢馬邑可圖也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狙其歸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顛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橐它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

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渭關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幽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係騷然數爲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之初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幽州可汗萬騎奄至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爲深入我秦王也故來自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邪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忌卽遣使者來曰王毋苦我固

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夾畢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爲昆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命突厥旣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會甚雨弓矢皆弛惡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復置之以練卒蒐

騎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蘭暮戰新城暮敗績於是張瑾  
兵屯石嶺季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  
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  
滅之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瑾未至屯虜已踰石  
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  
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溫彥博陷于賊鄆州都督張德  
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  
并州數縣入蘭鄯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  
楊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  
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祥隴渭間平道將軍柴詔  
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  
請和不恥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

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  
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  
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  
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彊耶今我當先戮爾  
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  
省乃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  
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  
而衆軍至旗燈光明部隊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卽麾軍却  
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  
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請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  
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  
吾地旣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

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蕭  
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旣而虜自退其策奈何  
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  
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敕長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  
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耳然我新卽位爲國者要  
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修德與我爲怨其  
可當耶今仆械卷鎧啗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  
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  
於我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  
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饑  
懼王師乘其敝卽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

代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旣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  
以取之耶須其無禮於我乃伐之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  
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  
書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  
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略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  
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  
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  
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媿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  
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鄣塞乎突  
厥俗素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  
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與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沓數翻覆不  
信號令無常歲大饑哀歛苛重諸部愈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



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雷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蔭奈特勒帥所位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群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蜜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旣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鏃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隣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稟食之思結俟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設奔高昌旣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癘疫長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爲瘞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沒

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  
穹廬廷中久鬱鬱不自慘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  
之以號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授右  
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啟民失國隋文帝不恡粟帛興士衆  
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彊則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背  
德忘義致然耶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旣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  
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曰天稟仁  
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  
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灞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  
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  
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  
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啟民可汗弟也始畢

以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姿雄趨以仁惠御下人  
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貳突利降頡利以爲小可汗頡利已  
敗乃舉衆來漠南地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  
云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詔  
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  
內兗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  
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  
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虚之地且示無所  
猜若內兗豫則乖本性非函育之道祕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  
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卽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  
弱則伏疆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  
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

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剝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之卹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

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人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突利初爲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爲妻頡利之立用次弟爲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雪部統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歛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囚捶之久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從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爲國者勞已以憂人則系祚長役人以奉已則亡今突厥喪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

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爲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啟  
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爲隋敵爾今窮來歸我  
所以不立爾爲可汗鑒前敗也我欲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  
都督毋相侵掠長爲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  
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文其墓子賀邏鶻嗣帝幸九成宮  
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謂其  
黨曰我聞晉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  
冥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漏卽射中營謀而殺人衛士等共擊之乃  
走殺廐人盜馬欲度渭徼邏禽斬之赦賀邏鶻投嶺外於是羣臣  
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  
俟利苾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  
思摩頡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設始啓民奔隋磧北諸部奉思摩爲

可汗啓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開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然  
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爲夾畢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  
數以使者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  
頡利俱禽太宗以爲忠授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  
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  
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  
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  
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  
突厥舉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係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  
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爲置酒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  
木見其滋廡以爲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乎爾父母  
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

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世事唐以報厚德於是  
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塲河上拜受冊賜鼓纛  
又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  
爲右賢王相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亡度磧勒兵以待  
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母相侵謹頓首奉詔然突厥酣亂翻覆  
其未亡時殺中國人如麻陛下滅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爲奴婢以  
償唐人乃養之如子而結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後有亂請終  
爲陛下誅之十五年思摩帥衆十餘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始度  
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  
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爲落長實望世世爲國一犬  
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  
得其衆下多攜背思摩慙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

伐遼中流矢帝爲吮血其顧厚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  
都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爲刊其勞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從  
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思摩旣不能國  
殘衆稍稍南度河分處勝夏二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  
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爲君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  
遷善有隋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閱突厥之亡內河南  
以振瞻之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矣朕策五十年中國  
無突厥患思摩衆旣南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

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爲小可汗頡利敗諸  
部欲共君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乃往歸焉其爲人沈果有智數  
衆頗便附延陀畏逼將殺之乃率所部遯去騎數千尾追不勝竄

金山之北三垂斗絕惟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卽據之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距長安萬里西葛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時時出掠延陀人畜延陀後衰車鼻勢益張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特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意華謀與葛邏祿共劫之車鼻覺華與車鼻子陟苾特勒鬪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俛發回紇僕骨兵擊之其大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發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以次降俛師攻阿息山部落不肯戰車鼻攜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獻京師高宗責曰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陀破爾遯亡不忠也而罪當死然朕見先帝所獲酋長必有之今原而死乃釋縛數俘社廟又見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處其衆鬱督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羯漫陀泣

諫車鼻請歸國不聽乃遣子庵鑠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建新黎州使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爲封疆臣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國等八州卽擢領酋爲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積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卽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傳奉職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匄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乃以鴻

唐書二百五十五  
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右千牛  
衛將軍李景嘉討之恃勝不設備會雨雪士皸寒反爲虜襲大敗  
殺略萬餘人大智等收餘卒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流桂州餘坐  
免官更拜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  
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士無慮三十  
萬捕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  
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孰匄以首降禽溫傳  
奉職以還餘衆係狼山始虜未叛鳴鷄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  
雀者南飛胡必至此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泥孰果亡狼山衆  
掠雲州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逐出之永隆中溫傳  
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爲可汗諸部嚮應明年  
遂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爲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

都督李文暕副之謀者紿言伏念溫傳保黑沙饑甚可輕騎取也  
懷舜獨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  
至長城遇溫傳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陘口縱反間故伏  
念溫傳相貳因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日  
爲伏念所破棄軍奔雲中士爲虜所乘死不可筭皆南首仆懷舜  
殺牲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金牙山以輕騎將  
襲懷舜會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比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  
行儉縱單于鎮兵躡之伏念意王師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  
不得戰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溫傳降行儉虜之送京師斬東市  
永淳元年骨咄祿又反

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伏念  
敗乃嘯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彊

大乃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殺咄悉訇爲葉護時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爲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卽降骨咄祿與爲謀遂以爲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媯州圍單于都護府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左王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將擊賊總材山至忻州與賊遇鏖戰不利死者五千人更以天官尚書韋待價爲燕然道大總管討之明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復入朔州地常之與戰黃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遯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襄寶璧當追意虜卽破欲幸取功乃募謀出塞

二千里間虜無備趨襲之將至漏言于軍虜得整衆出皆死戰大敗寶璧跳還舉軍沒武后怒誅寶璧改骨咄祿曰不卒祿俄而元珍攻突騎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祿死其子幼不得立

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內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爲司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明鴈門道總管王孝傑威化道總管李多祚豐安道總管陳令英瀚海道總管田揚名等凡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蕃步騎擊之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備邊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可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以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卽部冊拜遷善可汗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松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酋長崩潰后美其功復詔知微持節冊默啜爲特進頡跌利



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縱殺略爲屯將所敗又遣使者謝請爲后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嶠亦言不可默啜怨爲慢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道於是納言姚璿等建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繇是突厥遂彊詔淮陽王武延秀聘其女爲妃詔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鸞莊持節護送默啜猥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卽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岳則以兵五千降虜入圍媯檀后詔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

東道總管兵凡三十萬擊之右羽林大將軍閻敬容李多祚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兵亦十五萬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廬舍鄉聚爲空后怒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更號曰斬啜虜圍趙州長史唐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獻進攻相州詔沙吒忠義爲河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爲後軍總管將軍嶋夷公福富順爲奇兵總管擊虜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文昌右丞宋玄爽爲長史左肅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爲司馬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爲監軍使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未行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阬之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幣子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復立咄悉匭爲

左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察皆統兵二萬子匍俱爲小可汗位兩  
察上典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戍兵不得休  
乃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爲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副之按  
屯以待又徙元忠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備虜默啜剽隴右牧馬萬  
匹去俄復盜邊詔安北大都護相王爲天兵道大元帥率并州長  
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訥與元忠擊虜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鹽  
夏掠羊馬十萬攻石嶺遂圍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爲持節山  
東防禦大使節度滄瀛幽易恒定媯檀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  
督張仁亶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之兵與季昶犄角又以相王爲  
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虜人代忻仍殺略長安三年  
遣使者莫賀達干請進女女皇太子子后使平恩郡王重俊義興  
郡王重明盛服立諸朝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許

婚后渥禮其使中宗始卽位入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  
忠義與戰不勝死者幾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絕昏購  
斬默啜者王以國官諸衛大將軍默啜殺我行人鴻臚卿臧思言  
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爲朔方道大總管屯邊明年始築三受  
降城於河外鄣絕寇路久之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請和親  
詔取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與  
奚戰冷陁爲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更以邢部尚書郭元振  
代休璟玄宗立絕和親默啜乃遣子楊我支特勒入宿衛固求昏  
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下書諭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引  
同俄特勒火拔頡利發石失畢精騎攻北廷都護郭虔瓘擊之斬  
同俄城下虜奔解火拔不敢歸攜妻子來奔拜左武衛大將軍燕  
山郡王號其妻爲金山公主賜賚優渥楊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

上弔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初景雲中默啜西滅娑  
葛遂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十姓左  
五咄陸右五弩失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  
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匍鷄玄池都督蹋實力胡鼻率衆  
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以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軍大  
總管節度赤水建康河源等軍屯涼州以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  
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總管節度和戎大武并州之北等  
軍屯并州以長史王峻副之撫新附檢鈔暴默啜屢擊葛邏祿等  
詔在所都護總管掎角應援虜勢寢削其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  
與跌跌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鶻屈頡斤  
苾悉頡力高麗大酋高拱毅合萬餘帳相踵款邊詔內之河南引  
拜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郡王思太特進右衛大將軍兼跌跌都

督樓煩郡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雲中郡公鶻屈頡斤左驍  
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苾悉頡力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鴈門郡  
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刺史平城郡公將軍皆負外置賜各有  
差默啜討九姓戰積北九姓潰人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悉官  
之拜薛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  
佐之備邊詔金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等共圖取默啜班賞格賜  
物諭之默啜又討九姓拔野古戰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輕歸  
不爲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衆突出擊默啜斬之乃與入蕃使郝  
靈佺傳首京師骨咄祿子闕特勒合故部攻殺小可汗及宗族略  
盡立其兄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

安政五年十有二月以万曆本一校句後了

侍送菱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五上

唐書

唐書二百一十五上

